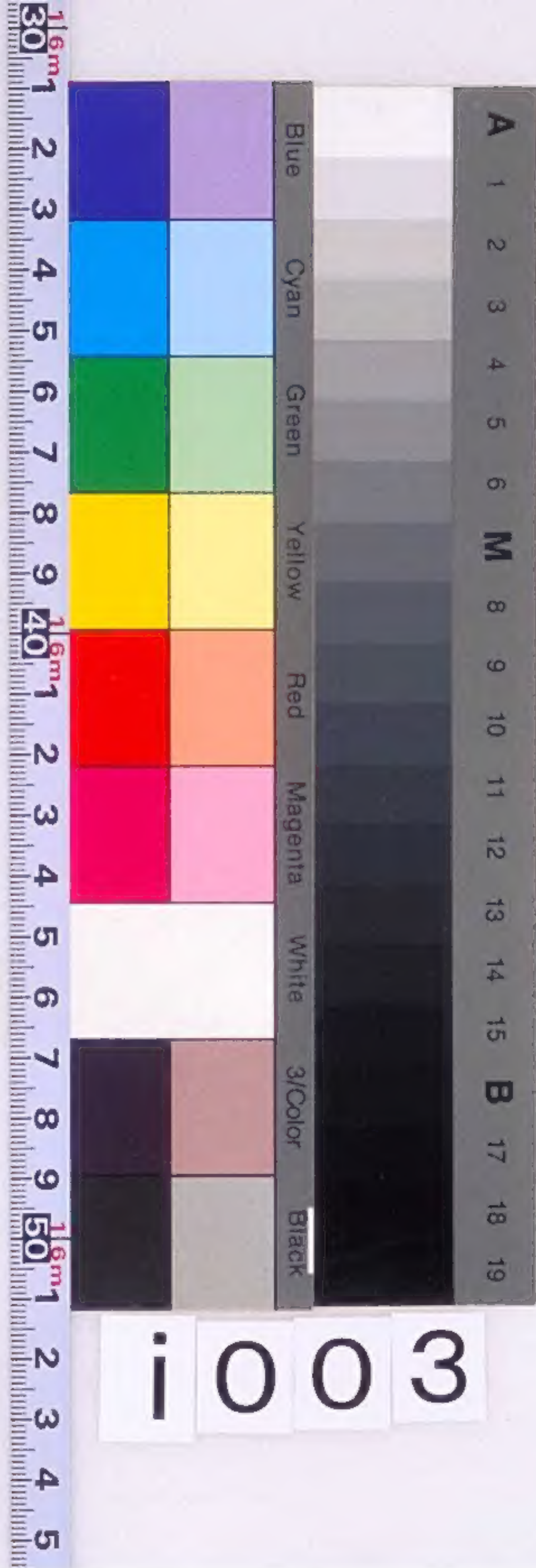


碧巖錄

卷七八

25  
八  
1





趙列投明須到  
龐蘊好雪片片  
洞山寒暑到來  
木山四解打鼓  
趙列七斤布衫  
鏡清門外雨聲  
雲門答六不收  
招度翻却茶鉢  
三聖透網金鞋  
雲門三三三味

雪峯云是什麼  
趙列渡驢渡馬  
百丈云野鴨子  
之門却展兩手  
道吾一家吊慰  
欽山一鎚破關  
趙列云四犀奴  
趙列分疎不下  
趙列何不示盡  
雲門主丈叱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還他本分宗師定龍蛇別繼者  
須是作家知識劍刃上論殺活棒頭上別機宜則且置  
且道獨據寰中事一句作麼生商量試舉看  
舉風穴垂語云興雲致雨也要為主為賓若立一塵

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花簇簇錦簇簇家國興盛不是  
他屋裏事不立一塵掃蹤滅跡忘却眼睛和鼻孔失  
也家國喪亡一切處光明用家國作什麼全是他家  
屋裏事雪竇實拈拄杖云須是壁立千仞始得達磨來  
也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還我話頭來雖然如是  
要平不平之事須於雪竇商量始得若知麼語却許





只如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  
喪亡且道立一塵即是不立一塵即是到這裏須是大  
用現前始得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帶殼迷封直  
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他是臨濟下尊宿直下用  
本分草料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意在立國安  
邦須藉謫臣猛將然後麒麟出鳳凰翔乃太平之祥瑞  
也他三家村裏人爭知有恁麼事不立一塵家國喪亡  
風塵地野老爲什麼出來謳歌只爲家國喪亡洞下  
謂之轉變處更無佛無衆生無是無非無好無惡絕音  
響蹤跡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廢又云金屑眼中

衣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  
妙用不爲奇特到箇裏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  
不會若更說心說性說玄說妙都用不着何故他家自  
有神仙境南泉示衆云黃梅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  
人不得他衣鉢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所以得他衣鉢  
又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顰蹙  
或謳歌且道作麼生會且道他具什麼眼却恁麼須知  
野老門前別有條章雪竇雙拈了却拈拄杖云還有同  
生同死底衲僧麼當時若有箇漢出來道得一句互爲  
賓主免得雪竇這老漢後面自點額  
野老從教不展眉 三十里外有箇人 家食不中飽人



與且圖家國立雄基太平下曲大家知要行要  
住即住盡乾坤大地是箇歸處門你作麼生立計臣  
猛將今何在有麼有麼士曠人稀相逢者少且莫黑  
曾萬里清風只自知旁若無人教誰掃地也是雲居  
羅漢  
適來雙提了也這裏却只拈下邊放邊截長補短捨  
重從輕所以道野老從教不展眉我且圖家國立雄基  
謀臣猛將今何在雲竇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  
僧麼一似道還有謀臣猛將麼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  
所以道士曠人稀相逢者少還有相知者麼出來下坑  
埋却萬里清風只自知便是雲竇點胸處也

垂示云以無師智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不請勝友  
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擒有擒且道什麼人  
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雲門示眾云乾坤之內士曠人稀六合收不得宇  
宙之間休向鬼窟裏作活計蹉過了也中有一寶在  
什麼處光生也切忌向鬼窟裏覓秘在形山抄點拈  
燈籠向佛殿裏猶可商量將三門來燈籠上雲門大  
師是即是不妨請說猶較些子若子細檢點將來未  
免屎臭氣

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必在形山且道  
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上此乃鑒法師講藏論數



佛陀跋陀

佛陀跋陀

句雲明拈來示衆肇公時於後秦道遇羅  
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造羅什爲師又參瓦棺寺  
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  
其堂與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  
門便拈論中四句示衆太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  
陰界之中論中語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  
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  
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  
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  
形山大意明人人具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衆已

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以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恁恁  
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且道雲門恁麼造意作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即  
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即  
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  
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  
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  
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  
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爲寶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  
所以動轉不得開撥不行古人道強則變弱則通拈燈  
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



測度得麼雲雨與你一時打破清識意思是非了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又云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刃剪却令人愛他道這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雨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諸佛在你腳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明云三門為什麼從這裏過恐你死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醒糊上味若識不得取一毒藥也所以道了了之時無可

了玄玄玄直領得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中有一寶秘在形上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觀看而今衲僧要九臂者便棒看住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教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高着眼用看作什麼驪龍玩珠古岸何人把釣竿孤危甚孤危壁立甚壁立賊過後張弓船後見腮莫與往來雲冉冉打斷始得百匝千重絲脂帽子帶臭布衫水漫漫左之右之前遮後遮明中蘆花君自看看看則瞎若識得雲門便見雪竇未後魚若識得雲雨語便見雪竇為人處他向雲雨示後箇



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着你便作眼會且  
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脫粘塵土靈常不拘  
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常佛若只向  
瞋瞋怒眼處坐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竈道看看雲雨如  
在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漫漫明月映蘆花  
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見  
得前後只是一句相似瞋 抽庚切直視也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着眼若也  
電轉星飛便可透徹到獄眾中莫有辨得底麼試舉看  
**卒**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不是今日合開也  
場漏道南泉見提起云道得即不斬正令當行十

方半斷這老漢定龍蛇手無對以惜放過  
隊漆桶堪作成掛欄和如麻似栗東斬貓兒  
兩段快哉快哉若不如此盡是弄泥團漢賊過後張  
弓已是第三頭未舉起時好打

宗師家看他一動一靜一出一下且道意旨如何這斬  
貓兒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是有  
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地若不提起時亦匝匝地  
作盡道理殊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  
劍你且道畢竟是誰斬貓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  
不斬當時忽有之道得且道南泉所不斬所以道正令  
當行十方半斷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又其當當時元



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事解知如此分明不  
在情塵意見上計若向情塵意見上計則辜負南泉云  
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  
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向  
語句上走南泉恁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  
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着雪  
竇當頭頌云

兩堂俱是杜禪和親言出親口一句道斷據款結案  
撥動煙塵不奈何看你作什麼折舍現成公案也有  
此子賴得南泉不能舉令舉拂子云一似這箇手老師  
猶較此子好箇公案主實劍用切泥去也一刀兩也

任偏頗百雜碎也有入披佳刀看他作什麼不可  
過也便打

頗音禾切偏也音坡

兩堂俱是杜禪和雪竇實不向句下死亦不認驢前馬後  
有撥轉處便道撥動煙塵不奈何雪竇與南泉把手共  
行一句說了也兩堂首座沒歇頭處到處只管撥動煙  
塵奈何不得賴得南泉與他斷這公案收得淨盡他到  
柰前不攜拄後不送店所以道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  
兩段任偏頗直下一刀兩段更不管有偏頗且道南泉  
據什麼令

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也須是同心同意始得同  
道者方知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不免拖泥帶水



南泉云子若在却救得貓兒唱拍相問知者少將  
錯就錯

趙州乃南泉的弟子道頭會尾舉着便知落處南泉晚間  
復舉前話問趙州州是老作家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  
泉云子若在却救得貓兒且道真箇恁麼不恁麼南泉  
云道得即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便脫草鞋於  
頭上戴出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千聖移  
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方見他全機太用  
他道我爲法主不法自在人多錯會道趙州權將草鞋  
作貓兒有者道待他云道得即不斬便戴草鞋出去自  
是你斬貓兒不手我事且得沒交涉只是弄精覓死不

甲

知古人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他父子相投機鋒相合  
那箇舉頭他便會尾如今學者不識古人轉處空去意  
路上下度若要元但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頃云  
公案圓來問趙州言猶在耳不消更斬喪車背後懸  
藥袋長安城裏任閑遊得恁麼快活得恁麼自在信  
手拈來草不可不教你恁麼去也草鞋頭戴無人會  
也有一箇半箇別是一家風明頭也合暗頭也合歸  
到家山即便休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  
處只爲你無風起浪彼此放下只恐不恁麼恁麼也  
太奇

側六切塞也

克盡切石聲同音植

公案圓來問趙州慶藏主道知人結案相似八棒是不



棒十三是十三已斷了也却拈來問趙州州是他屋裏人會南泉意告他是透徹底人裡著磕着便轉具本分作家眼腦纔聞舉着別起便行雪竇道長安城裏任閑遊漏逗不少古人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又云長安甚開我國晏然也須是識機宜別休各始得草鞋頭戴無人會戴草鞋處這些子雖無許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唯我能證方見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同用處且道而今作麼生會歸到家山即便休什麼處是家山他若不會必不恁麼道地既會且道家山在什麼處便打

垂示云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徧刹海而不煩舉上明三目機鋒兩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

未當得向上人行處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人事試看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雖然如是屋裏人

也有此子香氣雙劍倚空飛賴是不問世尊良久莫

謗世尊其聲如雷半者立者皆動他不得外道讚歎

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伶俐漢下撥

便轉盤裏明珠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

而言得入不妨令人疑着也要大家知細細着生鐵

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且道喚什麼作鞭影打

一拂子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拾得口

喫飯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或道無



言便是又何消祖師西來作什麼只如從上來許多公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這一則公案話會者不少有底喚作良久有底喚作據坐有底喚作默然不對且喜沒交涉幾曾摸索得着來此事其實不在言句上亦不離言句中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也看他外道省悟後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道是箇什麼天衣懷和尚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成過客吹毛匣裏冷光寒外道天魔皆拱手百丈常和尚參法眼眼令看此話法眼一日問你看什麼因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你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住你擬向良久處會那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衆云

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擬議更思量知男猶未徹翠巖真點曾拈云六合九有青黃赤白一一交羅外道會四維陀典論自云我是一切智人在處索人論議他致問端要坐斷釋迦老子舌頭世尊不覺藏毫氣力他便省去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今我得入且道作麼生是大慈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昧外道雙眸貫五天鴻山哲拈云外道懷藏寶鏡世尊親爲高提森羅顯發萬象歷然且畢竟外道悟箇什麼如趙狗逼牆至極則無路處他須回來便乃活鱗鱗地若計較是非一時放下情盡見除自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毛鬣影



而行後來諸方便道又被風吹別調中又云龍頭蛇尾  
什麼處是世尊鞭影什麼處是見鞭影處雪竇云邪正  
不分過由鞭影真如云阿難金鐘再擊四衆共聞雖然  
如是大似二龍爭珠長他智者威權雪竇頌云  
機輪曾未轉在這裏果然不動一絲毫轉必兩頭走  
不落有必落無不東則西左眼半斤右眼八兩明鏡  
忽臨臺還見釋迦老子麼一機便轉破也破也敗也  
敗也當下分妍醜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好與三十棒  
還見釋迦老子麼妍醜分兮迷雲開放一線道許你  
有箇轉身處幸奈只是箇外道慈明何處生塵埃徧  
界不曾藏退後退後達磨來也因思良馬窺鞭影我

有拄杖子不消你與我且道什麼處是鞭影處什麼  
處是良馬處千里追風喚得回騎佛殿出三門去也  
轉身即錯放過即不可便打喚得回嗚指三下前不  
轉村後不送店物拈拄杖子向什麼處去雪竇雷聲  
甚大兩點全無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機乃十聖靈機輪是從本已  
來諸人命脉不見古人道一箇靈機不具龍生龍子  
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壁秦主相如總數身外道却是  
把得住作得主未嘗動着何故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  
言豈不是全機處世尊會有風使旛應病與藥所以良  
久全機提起外道全體會去機輪使阿轉轉地轉亦不



轉向有亦不轉向無不落得失不拘凡聖一邊一時坐  
斷世尊纔良久他便禮拜如今人多落在無不然落在  
有只管在有無處兩頭走雪竇道明鏡忽臨臺當下分  
妍醜這箇不曾動着只消箇良久如明鏡照臺相似萬  
象不能逃其形影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  
我得入且道是什麼處是外道入處到這裏須是箇箇  
自參自究自悟自會始得便於一切處行住坐卧不問  
高低一時現成更不移易一絲毫纔作計較有一絲毫  
道理即礙塞殺人更無入作分也後面頌世尊大慈大  
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當下忽然分妍醜妍醜分方迷  
雲開慈明何處生塵埃盡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門戶

你若透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開底門戶不見世尊於  
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因思  
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追風之馬見鞭影而便  
過千里教回即回雪竇意賞他道若得後流方可一撥  
便轉一喚便回若喚得回便鳴指三下且道是點簇是  
撒沙

垂示云當機覲面提臨虎之機正按傍提布擒賊之略  
明合暗合雙放雙收解弄死蛇還佗作者

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未開口時納敗缺了也穿過  
罽毘要知來處也不難僧云西京來果然箇小賊  
頭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平生不曾做草賊不懼



頭落便恁麼問好大膽僧云收得敗也未識轉身處  
第廣漢如麻似粟巖頭引頸近前云因也須識機宜  
始得陷虎之機是什麼心行僧云師頭落也只見鉗  
頭利不見擊頭方識甚好惡着也巖頭呵呵大笑盡  
天下衲僧不奈何欺殺天下人尋這老漢頭落處不  
得僧後到雪峰依前顛頭懣懣這僧往往十分納敗  
缺去峰問什麼處來不可不說來處也要勘過僧云  
巖頭來果然納敗雪峰云有何言句舉得不免喫棒  
僧舉前話便好趕出雪峰打三十棒趕出雖然斬釘  
截鐵因甚只打三十棒拄杖子也未到拄在且未是  
本分何故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不是同參我辨端

研

的雖然如是且道雪峯巖頭落處什麼處

大凡批囊及鉢撥草瞻風也須是具行脚眼始得這僧  
眼似流星也被巖頭勘破了子串穿却當時若是箇漢  
或殺或活舉去便用這僧還即當却道收得似恁麼行  
脚箇羅老手問你索飯錢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  
雪峯當時若有些子眼筋便解瞥地丟豈不快哉這箇  
因緣有節節請說處此事雖然無得失得失甚大雖然  
無揀擇到這裏却要具眼揀擇看他龍牙行脚時致箇  
問端問德山學人伏鎖鉤劍挺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  
頸近前云因龍牙云師頭落也山便歸方丈牙後舉似  
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佗



無語則且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  
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有僧問到德山處德山云洞  
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也收得存什麼用  
處這箇公案與龍牙底下一般德山歸方丈則暗中最妙  
巖頭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橫行這箇當  
時若辨得出千古之下免得檢責於巖頭門下已是一  
場踉蹌過看他雲峯老人是同參便知落處也不與他說  
破只打三十棒趕出院可謂光前絕後這箇是拈作家  
衲僧鼻孔爲人底手段更不與他如之若何教他自悟  
去本分宗師爲人有時龍婆教供出師有時放令死  
郎當地却須看出身處太大小巖頭雲峯倒破箇喫飯

禪和勘破只如巖頭道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麻語人且  
道這裏合下得什麼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雲峯行棒趕  
出這裏請說若不會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利至究竟  
透脫生死不得山僧尋常教人覷這機關轉處若擬議  
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黃巢過後收得劍  
麼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  
撲着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  
得與西京僧如隔海在真如拈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  
箇做尾定也雲峯頌云

黃巢過後曾收劍 孟介郎漢有什麼用處只是錫刀  
子一口大笑還應作者知 一子親得能有幾箇不是



渠儂爭得自由三十山藤且輕起同條生同條死朝  
三千暮八百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却與救得活得  
便宜是落便宜據款結案悔不當初也。有此子  
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煩這僧與  
巖頭大笑趣這箇此子天下人摸索不着且道他笑箇  
什麼須是作家方知這笑中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  
有活三十山藤且輕起煩這僧後到雪峰面前這僧依  
舊弄箇峰便據令而行打三十棒趕出且道爲什麼却  
如此你要盡情會這話麼得便宜是落便宜  
**李**舉梁武帝請傳太士講金剛經達磨兄弟來也魚行  
酒肆即不無和僧門下即不可這老漢老老大大作

這般去就太士便於座上據案一下便下座直得  
星迸散似則似是則未是不煩打葛藤武帝愕然兩  
面三度被人瞞也教他摸索不着誌公問陛下還會  
麼達磨不黨情泥膊不向外也好與三十棒帝云不  
會可惜許誌公云太士講經竟也須逐出國始得當  
時和誌公一時與趕出國如是作家兩箇漢同坑無  
異士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不受齊禪即  
位後別註五經講議未嘗老莊儒而性至孝一日思得  
出世之法以報劬勞於此捨道事佛遇受菩薩戒於婁  
約法師處披袈裟衣自講放光般若經以報父母時誌公



公太士以顯異感衆繫於獄中誌公乃分身遊化城邑  
帝一日知覺悟極推重之誌公數行遊講隱顯不  
可測時齊州有大士者居雲黃山手栽二樹謂之雙林  
自稱當來善慧太士一日修書命弟子上表聞於帝時  
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傳太士將入南陵城中賣  
魚時武帝或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貧道不能講市  
中有傳大士者能講此經帝下詔召之入禁中傳大士  
既至於講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當時便與推轉免見  
一場狼籍却被誌公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  
太士講經竟也是一人作頭一人作尾誌公待麼道還  
夢見傳大士麼一等是弄精魂這箇就中奇特雖是死

蛇解弄也活既是講經爲甚却不大分爲二一如尋常  
座主道金剛之體堅固物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萬物  
如此講說方喚作講經雖然如是諸人殊不知傳大士  
只拈向上關捩子畧露鋒銚教人知落處直截與你壁  
立萬仞恰好被誌公不識好惡却云太士講經竟正是  
好心不得好報如美酒下盞却被誌公以水攪過如一  
金羹被誌公將一顆屎糞汚了且道既不是講經畢竟  
喚作什麼頌云

不向雙林寄此身只爲他住不住裏裏豈可藏鋒却  
於梁土惹埃塵若不入草莽見端的不風流處也風  
流當時不得誌公老作賊不須本有率伴底癩兒也



是栖栖去國人正好一狀領過便打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傳大士與梁板齒  
老漢一般相逢達磨初到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  
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誌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  
否帝云不識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  
遣使去取誌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合國人去他亦  
不回所以雪竇道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栖栖去國人  
當時若不是誌公爲傳大士出氣也須是趕出國去誌  
公既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丁上雪竇本意道不須他  
來梁土講經揮案所以道何不向雙林寄此身喫粥喫

種作傳

飯隨分過時却來梁土惹麼拈注揮案一下便下座便  
是他惹埃塵處既是要殊勝則目視雲霄上不見有佛  
下不見有衆生若論出世邊事不免夾頭土面將無作  
有將有作無將是作非將幾作細魚行酒肆橫拈倒用  
教一切人明此箇事若不恁麼放行直到彌勒下生也  
無一箇半箇傳大士既是拖泥帶水賴是有知音若不  
得誌公建幾兵起出國了且道即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掀天闢地軸搖虎兕辨龍蛇須是箇活鱗鱗  
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什麼人合恁麼  
請舉看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名實相奪句賊破家聖云



惠寂半斷舌頭攬旗奪鼓仰山云惠寂是我各自守  
 却疆聖云我名惠然聞市裏奪去彼此却求本分仰  
 山呵呵大笑可謂是箇時節錦上鋪花天下人不知  
 落處何故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一似巖頭笑又非巖  
 頭笑一等是笑爲什麼却作兩段具眼者始定當看  
 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具出羣作略有大機有大用在  
 衆中昂昂藏藏名聞諸方後舜臨濟徧遊淮海到處衆  
 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北至南方先造雪峯便問透網  
 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峰往寺莊路逢獼猴乃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鏡聖

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云環生也聖云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繁後  
 至仰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明窓下一日有官人來  
 參仰山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山豎起拂子云還推得  
 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病  
 在延壽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  
 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犯不容仰山深告  
 之百丈當時以禪板蒲團付黃檗拄杖拂子付鴻山鴻  
 山後付仰山仰山既大肯三聖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  
 杖拂子付三聖聖云某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  
 的子也只如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佗不可不知其名



何故更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只似等閑  
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計較何故三聖不云惠然却道  
惠寂看佗具眼漢自然不同三聖恁麼又不是顛了向  
撥旗奪鼓意在仰山語外此語不墮常情難為摸索這  
般漢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佗參活句不參死句若順  
常情則人不得看佗古人念道如此用盡精神始能  
大悟既悟了用時還同未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  
不得落常情三聖知佗仰山落處便向佗道我名惠寂  
仰山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  
惠寂是我是放行處三聖云我名惠然亦是放行所以  
雪竇後面頌云雙收雙放若為宗只一句內一時領了

仰山呵呵大笑也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為佗八面玲  
瓏所以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  
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竇頌云

雙收雙放若為宗知他有幾人八面玲瓏將謂真箇  
有恁麼事騎虎由來要絕功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  
臂下有符串得到這裏騎則不妨只恐你下不得不  
是恁麼人爭明恁麼事笑罷不知何處去盡四古軍  
州竟恁麼人也難得言猶在耳千古萬古有清風只  
應千古動悲風如今在什麼處咄既是大笑為什麼  
却動悲風大地黑漫漫

雙收雙放若為宗放行互為賓主仰山云汝名什麼聖



云我名惠寂是雙放仰山云惠寂是我聖云我名惠然  
是雙寂其實互換之機收則大家收放則大家放重  
實一時領盡了也他意道若不放收若不互換你是你  
我是我都求只四箇字因甚却於裏頭出沒卷舒古人  
道你若立我便坐你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  
瞎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爲宗要騎虎由來要絕功有  
如此之高風最上之機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據虎頭  
亦得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俱有此之風笑罷不知  
何處去且道他笑箇什麼直得清風凜凜爲什麼未後  
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吊一時與你注解  
了也爭奈天下人喲喲不笑不知落處纔是山僧也不

放收

知落處諸人還知麼

垂示云無喲喲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透荆棘林  
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則且止不  
落寅緣又作麼生試舉看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二人同  
行必有我師有什麼奇特也要辨端的南泉於地上  
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無風起浪也要人知撥却陸  
沉船若不驗過衆端端的歸宗於圓相中坐一人打  
鑼同道方知麻谷便作女人拜一人打鼓三箇也得  
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半路拋却是好人好一場曲調  
作家作家歸宗云是什麼心行賴得識破當時好與



一掌孟八郎漢

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忠國師道化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方警頭帶角者無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爾為人所耻這老漢三箇欲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微這一場敗缺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既是一一道得為什麼却道反去且道古人意作麼生當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麼伎倆萬古振綱宗只是這些子機變所以慈明道要牽只在索頭邊撥著點著便轉如水上海前盧宰相人多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事到極則處須離泥離水接機抽釘你若作心行會則沒交涉古人轉變得好

犯收

到這裏不得不恁麼須是有殺有活看他一人去圓相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孟八郎漢云恁麼去也他恁麼道大意要驗南泉南泉尋常道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南泉歸宗麻谷却是一家裏人一擒一縱一殺一活不妨奇特雪竈頌云

由基箭射猿當頭一路誰敢向前觸處得妙未發先中達樹何太直若不承當爭敢恁麼東西南北一家風已周遮多時也千箇與萬箇如麻似粟野狐精一隊爭奈得南泉却是誰曾中的箇半箇更沒一箇箇也用不得相呼相喚歸去來一隊弄泥團漢不



如歸去。姓却較此子曹溪路上休登。太勞生想。將  
不是曹溪門下客。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  
足。復云曹溪路。堪平。爲什麼休登。陟不唯南泉半路。  
抽身雪竇。亦乃半路。抽身好事。不如無雪竇也。惠這  
般病通。

由基箭射猿。懸樹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時人。姓養名叔  
字由基。時楚莊王出獵。見一白猿。使以射之。其猿提箭  
而戲。勅羣臣射之。其有中者。王遂問羣臣。羣臣奏曰。由  
基者善射。遂令射之。中其額。乃抱樹悲號。至箭  
發時。猿遙樹避之。其箭亦遙樹。此乃神箭也。雪竇  
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是遙樹。可故却云。

太直雪竇借其意。不妨用得。好此事。出春秋有者。道遠  
樹是圓相。若真箇如此。蓋不識師之宗旨。不知太直處。  
三箇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揆一齊。太直若是識得。他去  
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百川異流。同歸大海。所以南泉  
道。怎麼則不去也。若是衲僧正眼。覷着。只是弄精魂。若  
喚作弄精魂。却不是弄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  
炬三昧。莊嚴主三昧。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不作女  
人拜。會雖畫圓相。他終不作圓相。會既不怎麼。會又作  
麼生。會雪竇道。千箇與萬箇。是誰曾中的。能有幾箇。而  
發百中。相呼相喚。歸去來。頌南泉道。怎麼則不去也。南  
泉從此不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滅荆棘林。雪竇



把不定復云曹溪路坦平爲什麼休登曹溪路絕塵  
絕迹露髑髏赤灑灑平坦坦惘然地爲什麼却休登陟  
各自看脚下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要知  
直截未與已前且道未舉已前作麼生摸索請與看

**北**舉爲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呵呵呵呵然請訖君

向滿湘我之東魯百丈問爲山併却咽喉吻作麼  
生道一將難求爲山云却請和尚道借路經過丈云  
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貽我兒孫不免老婆心切面  
皮厚三寸和泥合水就身打劫

爲山五峯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爲山併却咽喉吻

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  
已後喪我兒孫百丈雖然如此端子已被別人奪去了  
也丈復問五峯雲巖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入處新額  
望汝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三人  
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  
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荆棘林驗人何故若於常情向卜  
驗人不得衲僧家須是向裏呈機言中辨的若是捩板  
漢多向句中死却便道併却咽喉吻更無下口處若  
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向問頭上有一條路不傷  
鋒犯手爲山云却請和尚道且道他意作麼生向箇裏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相似按他問處便答自有出身之



路不費纖毫氣力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百丈却不來他只云不難回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大凡宗師為人抽釘拔楔若是如今人便道此答不肯他不領話殊不知箇裏一路生機處壁立千仞賓主互換活鱗鱗地雪覆覆他此語風指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頌云

却請和尚道雨蓋草坤已是傷鋒犯手虎頭生角出荒草可煞驚羣不妨奇特十洲春盡花凋殘觸處清涼讚歎也不及珊瑚樹林日暖果千重百匝爭奈百草頭上尋他不符處蓋夫草也

此三人答處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時

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覆覆便向此下句中呈機了也更就中輕輕授人又易見云虎頭生角出荒草萬山答處一似猛虎頭上安角有什麼近傍處不見僧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覆覆只一句頌了也他有轉變餘才更云十洲春盡花凋殘海上有三山十洲以百年為一春雪覆覆帶風指宛轉盤礴春盡之際百千萬株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林不解凋落與太陽相奪其光交映止當恁麼時不妨奇特雪覆覆用此明佗却請和尚道十洲皆海外諸國之所附一祖洲出至鬼香二瀛洲生芝草玉石泉如酒味三玄洲出僊藥服之長



生四長洲出木玉英五炎洲出火流布六元洲出靈  
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無寒暑八鳳麟洲人取鳳喙麟  
角煎續弦膠九張羅洲出獅子銅頭鐵額之獸十檀洲  
流洲出現吾石作劍切至如泥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  
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  
其石上人以鐵網取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南海底如  
樹高三二尺有枝無皮似玉而紅潤感月而生凡枝頭  
皆有月暈

此一則與八卷首公案同者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七

味中隱氏  
讀諸易評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一舉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却時喉唇作麼生道阿呵呵

箭過新羅國筆云和尚也須併却攪顏奪鼓一句截  
流萬機與龍文云無入處研額望汝土曠人稀相逢  
者

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者

鴻山肥定封疆五筆截斷眾流這此才要是箇漢當面  
捉得如馬前相撲不容擬議且下使用緊迅危峭不似  
鴻山盤礴鴻鴻地如今禪和子只向架木行不能與付  
下頭地所以道欲得親見黃荆問來問五筆答題當頭  
半斷不妨快俊百丈云無入處研額望汝土曠人稀  
是不肯能起殺是活見他阿轆轤地與他下點雪實



頌云

和尚也併却已在言前了  
截斷衆流龍蛇陣上看謀  
略須是金牙始解七事隨身  
慣戰作家令人長憶李將軍  
妙手無多子平馬單鎗千里  
萬里天邊飛一鶚大衆是廢  
且道落在什麼處中也打云  
飛過去也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  
撥一撥云龍蛇陣上看謀  
略如排兩陣突出突入七縱  
八橫有闢將底手脚有大  
謀略底人定其軍鎗向龍蛇  
陣上出沒自在你作麼生  
圍繞得他若不是這箇人爭  
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  
頌皆就裝頭狀出底語如此  
大似李廣神箭萬里天邊

飛一鶚一箭落一鶚定也更  
不放過雪竇頌百丈問處  
如一鶚五峰答處如一箭相  
似山僧只管讚歎五峰不  
覺渾身泥水也

舉百丈又問雪巖併却咽喉  
咬作麼生道蝦蟇窟裏出來  
道什麼雪巖云和尚有也未  
粘皮着骨拖泥帶水前不  
稱打後不認店丈云喪我兒  
孫灼然有此答得半前落後

雲巖在百丈二十年作侍者  
後同道喜至藥山山問云  
子在百丈會下爲箇什麼事  
巖云透脫生死山云還透  
脫也未巖云渠生死山云  
二十年在此百丈氣也未  
除巖辭去見南泉後復歸藥  
山方契悟看他古人二十



年參究猶自半青半黃粘皮着骨不能領脫是則也是  
只是前不攝利後不送店不見道語不離窠臼焉能出  
蓋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洞下謂之觸破故云躍  
開仙仗鳳凰樓時人嫌觸當今號所以道荆棘林須是  
透過始得若不透過終始涉庫纖斬不斷適來道前不  
攝利後不送店雲巖巖管去點檢他全底百丈見他如  
此一時把來打殺了也雪竇頌云

和尚有也未八家現成隨波逐浪和泥合水金毛獅  
子不踞地然有什麼用處可惜許兩兩三三舊路  
行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轉身以氣脚跟下蹉過  
了也太雄山下空彈指一死更不再活可悲可痛蒼

天中更添惡語

和尚有也未雪竇據以結案是則是只是金毛獅子爭  
奈不踞地獅子捉物藏牙伏爪踞地返擲物無大小皆  
以全威要全其功雪竇云和尚有也未只是向舊路上  
行所以雪竇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彈指

垂示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既  
無說無示其如不說聽既無聞無得聞如不聽而無說  
又無聽却較此子只如今諸人聽山僧在這裏說作麼  
生免得此過其透關眼者試舉看

三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  
意什麼處得這話頭來那裏得這消息馬師云我會



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退身三步蹉過也  
不知藏身蹉過不妨是這老漢推過與別人僧問智  
藏也須與他一撥蹉過也不知藏云何不問和尚草  
裏埋尾太蟲出家也道什麼直得草繩白結生後上  
分僧云和尚教來問受人處分前箭猶輕後箭深藏  
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兒去不妨是八  
十四負善知識一樣患這般病痛僧問海兒轉與別  
人抱贖叫屈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不用惛惛從教  
千古萬古黑漫漫僧舉似馬太師這僧却有些子眼  
晴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囊中天子勅寒外將軍令  
這箇公案山僧舊日在成都參真覺覺云只消着軍相

第一句自然一時理會得且道這僧是會來問不會來  
問此問不妨深遠離四句者有無非有非無非非  
非無離此四句絕其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識話頭計頭  
腦不見若是山僧待馬祖道了也便與展坐具禮三拜  
看池作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僧來問離四句絕百  
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以拄杖劈脊便棒趕出看他  
省不省馬大師只管與他打葛藤以至這漢當面蹉過  
更令去問智藏殊不知馬大師來風深辨這僧家懂是  
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看他這  
此才按着便轉更無閑暇處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  
為汝說得問取海兒去這僧又去問海兒海兒云我到



這裏却不會。且道爲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會。畢  
竟作麼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云。藏頭白。海頭  
黑。若以解路下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  
者道。三箇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一時將  
古人醍醐上味。着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  
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  
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擔擔。換得箇不安  
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  
一恁麼。這三箇宗師。却被箇擔漢勘破。如今人只管去  
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  
計較。殊不知古人下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脉裏自看。

板

始得穩當。所以道。未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  
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關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  
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  
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  
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白  
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  
先生雷震云。

藏頭白。海頭黑。半合半開。一手提。一手擲。金聲玉振  
明眼衲僧。會不得。更行脚三十年。終是被入穿却你  
鼻孔。山僧故是口似匾擔。馬駒踏殺天下人。叢林中  
也須是這老漢。始得放出這老漢。臨濟未是白拈賊。



痴兒牽存直饒好手也被人捉了也離四句絕百非  
道什麼也須是仔細檢看阿爺似阿爹天上人間唯  
我知用我作什麼奪却拄杖子或若無入無我無得  
無失將什麼知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衲僧跳不  
出看他雪竈後頭合殺得好道直饒是明眼衲僧也會  
不得這箇此子消息謂之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  
子說一代時教來後單傳心心印喚作金剛王寶劍喚作  
正位怎麼落得是事不獲已古人略露此子鋒銑若  
足透得底人便乃穿八九得大自在若透不得從前  
無悟入處說轉遠也馬駒踏殺天下人西天無在處

羅識達磨云震且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知  
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禪和子曰  
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  
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馬祖達磨六祖皆先識馬祖  
看他作略果然別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  
人處只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未是白  
拈賊臨濟一日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  
汝等諸人面前出入未審據若看時有僧出問如何  
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牀擲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拈  
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竈後聞云臨濟大似白  
拈賊雪竈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過於臨濟



此止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也雪竇時穿即了  
也却頌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曉我知且莫  
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早是奇  
特你作麼生離得四句絕得百非雪竇道此點點我能  
知直饒三思諸佛也顯不見既是獨尊誰知諸人更上  
來求箇什麼太為直拈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答  
離四句絕百非知藏海兒都不知要會麼不見道馬祖  
踏殺天下人  
初七切  
垂示云鎖鑰橫按鋒前斬斷若離是明鏡高懸句中引  
出毗盧印印地穩密流著我喫飯神通遊戲處如何湊  
泊還來恁麼看取下文

舉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  
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竿頭絲線過不得人不犯清  
波意旨未醍醐毒藥一時行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  
羅列爭奈相逢者少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  
心是賊識賊是精識精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僧  
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不妨疑着  
元來不知長慶長慶道什麼慶云大似因解慶讚相  
席打令據教結案

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  
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此者二十年且道他  
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喫飯尋常話則擊鼓亦自告報



矣又何須更自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顛麼莫  
是提唱建立麼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蓋主座上敲  
床豎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  
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什麼分明說教  
外別傳單傳心心印古人方便也只教你直截承當去後  
來人疑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  
涼飢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麼以常情義解詮註連馬  
丁宗掃王而盡不知古人向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  
此事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  
人錯會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  
金牛既是落草爲人雪竇爲什麼道不是好心因什麼

却恁麼道衲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  
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什麼佛若作這般解却金牛  
老作家了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已快此  
子無有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薩子喫飯  
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尊宿家恁煞慈悲漏  
逗不少是則是因齋慶讚你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  
竇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  
笑中有刀熱發作什麼  
天下衲僧  
不知落處兩手持來付與他  
豈有恁麼事莫謗金牛  
好喚作飯桶得麼  
若是本分衲僧不喫這般茶飯若  
是金毛獅子子須是他格外始得許他具眼只恐眼



不<sub>正</sub>三千里外見諸訛不<sub>直</sub>半文錢一<sub>班</sub>漏道諸訛  
在什麼處瞎漢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sub>禪</sub>慶講<sub>禪</sub>實道兩手持來  
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sub>契</sub>為<sub>當</sub>別有奇特若回箇裏  
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獅子子若是金毛獅子子更不  
必<sub>金</sub>牛將飯桶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  
勢處古人道鑒在<sub>機</sub>先不消一<sub>提</sub>所以納僧家尋常須  
是向格外用始得稱<sub>本</sub>分宗師若只據<sub>語</sub>言未免漏道  
垂示云靈臺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在彼  
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更平展一任平  
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回互時如何談與看

註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sub>馬</sub>山問定州去道  
何似這裏言中有響要<sub>須</sub>深<sub>探</sub>畢<sub>盡</sub>言太熟<sub>囉</sub>  
僧云不別死漢中有活底一箇半箇鐵撥子一<sub>般</sub>踏  
着實地曰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灼然正令當  
行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也見這作家始得  
却是<sub>師</sub>子兒曰云今日打着<sub>箇</sub>也又打三下<sub>說</sub>什  
麼一箇<sub>下</sub>箇萬箇僧便出去元來是屋裏人只得受  
屈只是見<sub>機</sub>而作曰云<sub>你</sub>棒元來<sub>在</sub>人裏在<sub>哩</sub>子與  
苦瓜放去又收來點得回來<sub>堪</sub>作<sub>用</sub>僧轉身云爭  
柰杓柄在和尚手裏依前三百六十日却是箇<sub>俗</sub>僧  
神僧曰云汝若要<sub>出</sub>僧<sub>與</sub>汝知他阿<sub>誰</sub>是<sub>君</sub>阿<sub>誰</sub>



是臣取向虎口橫身忒然不識好惡僧之面前拍手  
中捧打曰三下也是一箇作家禪客如得這寶主互按  
幾尊臨時曰云屈棒屈棒點這老漢着什麼死僧  
云有人喫在呵呵且幾箇折柄却在這箇手裏曰云  
草草打着箇漢不若兩邊知他是阿誰僧便禮拜臨  
臨不變方是丈夫兒曰云和尚却恁麼去也點僧大  
笑而出作家禪客天然有在猛虎須得清風隨方知  
盡如盡終天下人摸索不着曰云消得恁麼消得恁  
麼可惜放過何不劈着便棒將謂走到什麼處去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曰亦是作家語人若向  
這裏識得此二人一出入千箇萬箇只是一箇作主

也恁麼作實也恁麼二人畢竟合成一家二期勘辨實  
主問答始終作家看烏由問這僧云定州沙道何似這  
裏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由難奈這僧何曰云若  
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作家漢便云棒頭  
有眼不得草草打之曰一向行令云今日打着箇也  
又打三下其僧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轉地俱是作家  
了這了事還要分細素別休各這僧雖出去這公案却  
在烏曰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何這僧却攔  
門住戶所以未見得他烏曰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  
這僧要轉身吐氣却不喫他爭輕輕轉云垂柰柄柄在  
和尚手裏烏曰是頂門只眼底宗師取向猛虎口裏橫



身不渡若要小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卡右符底漢所  
謂見我不為無勇也更不擬議近前奪局由手中棒打  
白三下曰云屈棒屈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  
元來有人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着箇漢頭上道草草打着箇  
也到末後自喫棒為什麼亦道草草打着箇漢當時若  
不是這僧卑劣地也不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  
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鳥也識他不破鳥由云却  
怎麼去也其僧大失而出鳥由云消得你麼消得你麼  
看他作家相見始終賓主分明斷而能續其實也只是  
互換之機他到這裏亦不道有箇互換處自是他古人

絕情塵意想彼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下期間  
語言兩箇活潑潑地都有血脉針線不唯於此見得亦  
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便出是雙放已下是雙  
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正恁麼地頌出

呼即易天下人總與我共天下人總與我共  
知落處遣即難不妨勸絕海上明公秀互換機鋒子  
細看一出入二俱作家一條桂枝兩人接且道在  
阿誰邊劫石因來猶可壞地裏金鎚如何辨取千聖  
不傳消息深處立須乾  
許他親得鳥由老鳥曰老可惜許這老漢不識好恁  
幾何般也是箇無端漢百千萬重與他均柄太無端



已在言前。合打破蔡州。好與三十棒。口道過在什麼處。

呼即易遣。即難下等是落草。靈靈感感。慈悲尋常道。呼蛇易遣。蛇難如今將箇瓢子。吹來喚蛇。即易要遣時。即難。似將棒與他。却易復奪他。棒遣去。却難須是有本分。手脚方能遣得他。去鳥曰。是作家有呼蛇底手脚。亦有遣蛇底手段。這僧也不是瞞瞞底鳥。由問。定州法道。何以這裏便是呼他鳥。由便虹。是遣他。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却轉在這裡。便呼來。鳥曰。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便近前。在棒也打三下。却是這僧遣去。乃至這僧大笑而出。鳥曰。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此

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兩箇機鋒。互換絲來線去打。成一片。始終賓主分明。有時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靈靈也讚歎不及。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謂此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四千由旬。厚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人下來。以金鉢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為一劫。謂之輕衣拂石劫。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堅固。尚爾可消磨盡。此二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有窮。盡滄溟深處。立須乾。任是滄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也。須乾。竭雪竇到此下時。領了。末後更道。鳥曰。老鳥曰。老幾何。般或擒或縱。或殺



或活畢竟是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這箇拄杖子三世諸佛也用歷代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爭得輕易分付與人雪竈意要獨用賴值這僧當時只與他平展忽若草地起雷看他如何當抵烏曰過杓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米霜高塞乾坤離明絕暗低低處觀之有餘高處平之不足把住放行總在這裏許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舉看

曰拍逼切蒲也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正是不可思議來處也要知來處也不難僧云山下來著草鞋入你屋裏過也只是不會言中有響請告來知他是黃是綠霞云喫飯了

也未第十杓惡水澆何以定盡星要弄端僧云喫飯了果然撞着箇露柱却被旁人穿却鼻孔元來是箇無孔鐵鎚霞云將飯來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雖然倚勢欺人也是據款結案當時好撒箇擲床無端作什麼僧無語果然老不得這僧若是作家向他道與和尚眼一般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芥爲什麼不具眼也只道得一半通身是遍身是一刀兩段一手擡一手擲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據冷而打一句道盡矣遇其人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識甚好惡猶自未肯討什麼破福云道我瞎得麼兩箇俱是草裏漢龍頭蛇尾當時待他道盡其機



求還戒牒否只向他道應此只道得下下等是作  
家爲什麼前不攜往後不送后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將入長安  
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偶  
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宜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  
佛霞云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  
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以兩手  
拄膝頭脚一作馬師顧視云吾非汝師南嶽石頭處去  
處抵南嶽還似前意投遞石頭云若禪師去師禮拜入  
行者堂隨衆作務凡三年石頭一日告衆云來日刻佛  
殿前望至來日大衆各備鉢鉢刻草丹霞獨以盆盛水

滑頭於師前跪膝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  
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祖未幾禮拜去僧堂  
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急報馬祖祖躬身入室視  
之曰我子天然霞便下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  
他古人天然如此穎脫所謂選官不如選佛也傳燈錄  
中載其語句直是壁立千仞句句有與之抽釘拔鎖底  
手脚似問這僧道什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這僧却不通  
來處一如具服倒去勘主家相似當時若不是丹霞也  
難爲難爲拾丹霞却云喫飯了也未頭邊總未見得此是  
第二回勘他僧云喫飯了也懣懣漢元來不曾霞云將  
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語丹霞意這與你這般



漢飯喫堪作什麼這僧若是箇漢試與他一箇看他如  
何雖然如是丹霞也未放你在這僧便服服地無語  
保福長慶同在雪峯會下常舉古人公案商量長慶問  
保福將飯喫人喫報恩有牙爲什麼不見眼不必盡問  
公案中事太綱借此語作話頭非舉他語當處保福云  
施者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裏有  
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  
得瞎保福意謂我恁麼具眼與你道了也還道我瞎得  
麼雖然如是半合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  
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憐許保福當時若不得定  
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只道得一半也要驗他過言猶在耳按  
牛頭喫草失錢遭罪半河南半河北殊不知傷鋒犯  
羊四七二三諸祖師有條禁條帶累先聖不唯只帶  
累一人寶器持來成過咎盡大地人挨手捉拿還我  
拄杖來帶累山僧也出頭不得過咎深可煞深天下  
衲僧跳不出且道深多少無處尋在你脚跟下摸索  
不着天上人間同陸沉天下衲僧一坑埋却還有活  
底又麼放過下着蒼夫蒼夫廠爲兩切馬屋無壁也目動也切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福云道我  
瞎得麼一似按牛頭喫草須是等他自喫始得那裏按  
他頭教喫雪竇恁麼頌自然見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



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客不唯只帶累長慶乃至西天二  
十個祖此土六祖一時埋沒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  
大藏教未後唯傳這箇寶器聚嘉道不是標形虛事禪  
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客  
過客深無處尋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  
點檢看既是過客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也將  
祖師大事了齊於陸地上平沈却所以雪竇道天上人  
間同陸沉

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入鼻孔似鵲捉鳩向下  
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手裏如龜藏殼箇中忽有箇出  
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

你向鬼窟裏作活計且道作麼生辨箇緇素良久云有  
條攀條無你攀何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開旱地忽雷撥  
門云餬餅舌拄上闕過也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還覺寒  
毛卓墮麼衲僧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問向上向下了  
更無可得問却教箇問端問超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  
家便水長船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餬餅可謂道不虛行  
功不浪施雲門復示眼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著相語  
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什麼作佛喚什麼  
作祖即說超佛越祖之談便問箇中三果你把手果來



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得着麼有什麼聲色佛法與汝  
可了箇什麼碗以那箇爲美味之見他古聖忽來你  
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體體不可得我何汝  
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埋沒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箇  
餅王祖云鹽菜比齋者一作馬糞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直  
葉尋枝我不能到這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看這僧  
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還識羞慚麼還覺  
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見兔放鷹爲便道餬餅若  
恁麼將餬餅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  
餬餅會又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麼三斤解  
打鼓一般雖然只道餬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

餬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會且共作麼主一生  
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時諸佛也  
踏在脚跟下祖師也踏在脚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  
餬餅既是餬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頌極  
多盡向問頭邊作言語唯雪竇頌得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箇箇出來便作這般見解如麻似  
栗縫罅披離見也麼已在言前開也自呆不覺真月  
餅裡來猶不住將木楔子換却你眼睛了也至今天  
下不請訛盡箇圓相云莫是恁麼會麼咬人言語有  
甚了期大地茫茫殺殺人便打

萬六切塞也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雲門道你



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法便見箇超佛祖道理  
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卧何處放身至於茅坑裏  
蟲子行處若無其妙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識  
得底出來若無其妙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更不識  
好底作圖相士上加泥添漆帶鎖鑰披離見也麼他  
致問更有太小大縫罅雲門見他問處技難所以將餅  
餅攤攤定這僧猶自不肯住却更問是故雲雲道餅  
餅裡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諸訛如今禪和子只管去  
餅餅上解會不然去超佛越祖更作道理既不在這兩  
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後待山僧換骨出來却向你  
道

舉古有十六開士成羣作隊有什麼用處這一隊不  
啻漢於浴僧時隨例入浴撞着露柱漆桶作什麼  
忽悟水因惡水為頭澆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  
宣明更不干別人事作麼生會他撲落非他物成佛  
子住天下袖僧到這裏摸索不着兩頭三面作什麼  
也須亡穿八穴始得一棒一條眼裏真負山僧好撞  
着磕着還曾見德山臨濟麼

楞嚴會上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梵行乃各  
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五圓通之一數也他  
因浴僧時隨例入浴忽悟水為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  
且道洗箇什麼若會得去中間不然得無所有千箇萬



箇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眞般若若有所得是  
相似般若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  
覓心了不可得這裏才是納僧性命根本更經不消  
得如許多葛藤只消道箇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  
塵亦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點也着不  
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宣則  
是顯也妙觸是明也既悟妙觸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  
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也恁麼觸因甚却不悟皆被塵  
境惑障粘皮着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這裏洗亦  
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且道是妙觸宣明  
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是得便是妙觸宣明成

悟

佛子住如人亦觸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  
合則爲觸離則非也玄沙過嶺碣者脚指頭以至德山  
棒豈不是妙觸雖然恁麼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  
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穿八穴去何須入浴  
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刹向微塵裏轉大法輪之處透  
得手處萬處一時透與只守一窠一窠一切處都是觀  
音不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一人悟  
去則故是因甚十六開士同時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  
證同悟同解雪竇拈他教意又云去妙觸處會取也  
教眼須免得人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之直下  
灑灑落落云



了事納僧消一箇現有一箇打三千棒打八百  
出金剛圈一箇也不消得長連床上展脚臥果  
箇睡漢漢論說不論禪夢中曾說悟圓通早是  
更說夢却許你夢見寐語作什麼香水洗來  
土上加泥又一重莫來淨地上

了事納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禪客聊聞  
舉着別起便行似恁麼納僧只消得一箇何用成羣作  
隊長連床上展脚臥古人道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  
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真所以習中無一事就來喫飯  
困來眠雲霧意道你只說入法性得妙禪宜明在這般  
無事納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道夢中鳥說悟圓

通香水洗來暮頭曉似恁麼只是惡水暮頭曉更說箇  
什麼圓通雲霧道似這般漢正好暮頭暮頭曉山僧道  
土上加泥又下重

垂示云太用現前不存軌則活捉生擒不勞餘力且道  
是什麼人留恁麼來試舉看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也解禪虎鬚青天  
轟雷震自來不覺見投子云是賺殺一船人盡身與

你了也拈放一邊是什麼心行僧云和尚莫厭沸碗  
鳴鐘只見鐘頭利不見鑿頭方道什麼果然的與缺

投子便打着好打放過則不可又問塵言及細語皆  
歸第一義是否第二回拈虎鬚抱頭叫屈作什麼東



西南北猶有影響在投子云云又云是實與你子也  
阿虎之機也是什麼行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  
麼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雖有逆水之波只是頭  
上無角含血嘆投子便打着不可放過好打拈拈  
未到抵因什麼便休去都木切臂也

投子利實頭得過羣之辯凡有致問開口便見膽不費  
餘力便半斷他舌頭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這僧將聲色佛法見解都在他額頭上逢人便問投  
子作家來風深辨這僧知投子實頭合下做箇圓纒子  
教投子入來所以有後語投子却使阿虎之機釣他後  
語也這僧接他後處這和尚莫家沸碗鳴聲果然一

釣便上若定別人則不奈這僧何投子鼻眼隨後便打  
咬猪狗底手脚須還家始得左轉也隨他阿轉轉地  
右轉也隨他阿轉轉地這僧既是做箇圓纒子要來捋  
虎鬚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纒頭上投子便打這僧可  
惜許有頭無尾當時等他拈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  
子全機也須倒退三千里又問罷言及細語皆歸第  
義是否投子亦云是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喚和尚作  
一頭驢得麼投子又打這僧雖然作窠窟也不妨許  
若是由來木末上老漢頂門無眼也難折挫他投子有  
轉身處這僧既做箇道理要擔也行市到了依舊不奈  
投子老漢何不見巖頭道若論也箇箇立在轉處投



子放去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吐衮豈不  
作得箇口似血點底漢衲僧家不做二不休這僧既  
不能返擲却被投子穿了鼻孔云

投子投子為然天下無這實頭老漢教漢子家  
機輪無道相什麼奈何他處也有此子放二得一換  
却你眼睛什麼處見投子同彼同此忘來也裏捧  
不修麼來也喂棒圍聚都他使可憐無限弄潮人  
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放出這兩箇漢天下衲僧恁  
麼去畢竟還落潮中死可惜許事未出這圈網不得  
愁人莫向愁人說忽然活禪床震動驚殺山僧也倒  
退三千八百川倒流開海嶼嶼徒勞竹思山僧不敢

問投子老漢也須是押放並放始得

投子投子機輪無礙投子尋常道你總道投子實頭忽  
然下山三步有文問你道如何是投子實頭你作麼  
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他機輪轉轉地  
全無阻礙所以雪竇道放二得二不見僧問如何是佛  
投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是禪投  
子云禪又問月本圓時如何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圓  
後如何吐却七箇八箇投子接之常用此幾箇這僧只  
是一箇是字這僧兩面被打所以雪竇道同彼同此四  
句一時頌投子也末後頌這僧道可憐無限弄潮人  
這僧敢擲旗奪鼓道和尚莫家沖碗出聲又道和尚



作一頭驢得麼此便是弄潮處這僧做盡伎倆家前死  
在投子句中投子便打此僧便是非竟還落劫中死雪  
竇出這僧云忽然活便與撒倒禪床投子也須倒還三  
千里自得石川倒流開活潑非唯禪床震動亦乃山川  
震動天地跳躍若或箇箇如此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  
什麼處安身立命

**跋** 迦及切 遊各切

**五** 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問電之機說  
什麼初生孩子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過也後鷄  
翅不及也要喚過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  
如何也是作家同輩過還曾麼過也子云念念不停  
流打著藤漢

後

此六識教家為止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因其所以  
生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若  
證佛地以八識轉為四智教家謂之改名不改識懷璧  
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  
分別即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執持世間一  
切影事今又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  
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一切善惡種  
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孩子還具六識  
也無初生孩子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雖未嘗分別  
亦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恁麼時總不知學道之人  
要復如嬰孩淡塵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

然



嬰首等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示其心不動如須彌山  
這箇是衲僧家真實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休  
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應雖然如此  
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  
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大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  
多名相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爲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  
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爲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  
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  
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  
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方  
物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公聖超凡不作聲臥龍

長柳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雖  
法塵更須跳出窠窟始得豈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  
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於一切時中  
行住坐卧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海衲僧家到這  
裏亦不可執着但隨時自在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這箇  
向上事着箇定字也不得着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  
道和尚示衆云汝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  
當慈悲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  
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  
觀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咄咄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  
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特



入錯會南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  
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  
用心處曹山問僧菩薩定中聞香象渡河塵塵地出什  
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  
山云灘下接取又楞嚴經云湛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  
伽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轉若到  
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  
始快活自在所以鴻山問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  
尚問他見解問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  
解如一瓶水注下鉢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爲一方之師  
趙州云急水上打球子早是轉轉轉地更向急水上打

皇帝

留

時時眼後過譬如楞嚴經云如急流水望爲恬靜去人  
云譬如駛流水水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  
趙州答處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球子意  
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恰好古人行  
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  
落處了也孩子六識雖然無功用爭奈念念不停如密  
水流投子恁麼答可謂深辨來風雷竇頌云  
六識無功伸一問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當臺明  
珠在掌一句道盡作家曾共辨來端何必也要辨箇  
細素唯證乃知茫茫急水打球子始終一貫過也道  
什麼落處不亭誰解着看趙州道也灘下接取

疾音史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蓋謂之無功之功  
與嬰兒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能分別六塵蓋  
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地便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  
今人但將目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入地以上方乃如  
是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竇前面頌云  
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蓋爲趙州投子是  
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來端落萍急水打毬子投子道  
念念不停流諸人還知落處麼雪竇未後教人自着眼  
看是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竇活句且道落在  
什麼處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第八



